

中國散文選1

論義我文



曹聚仁輯

中國散文選

第一輯
論議文

博覽書局印行

中國散文選
論議文

編輯者	曹聚仁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發行者	博覽書局 海林路三九六號 電話八六一七號
印刷者	博覽印刷廠
經售者	各地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例言

一 中國散體文，在近五十年間，變動得非常劇烈：最初，譚嗣同，梁啟超輩擺脫桐城派的桎梏，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實用文章，章炳麟糾正古文家的空疎，以學問做底子，以論理做骨格，提倡他的學術文章；其後，甲寅雜誌一流政論家，如章士釗，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創造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政論文章；在五四運動前後，乃產生純口語的散體文。本編專選五四運動以後的散體文，雖亦選有文言作品，仍以語體文為主。

二 現代散體文受外國文學的影響很大：修辭造句由簡單而複雜，且自覺地注重文法上的構造；構思持論。精密合於邏輯，內容也非常充實。

；且受美學陶冶，技巧亦有進步。本編選取當代名家作品，卽以此三項爲標準。

三 本編共選四十一篇文字分論議文說明文記敘文三類編次。就文章的性質論，約略可分十組：

第一組包括生命與時代以下八篇，泛論現代思想的各相

第二組包括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以下三篇，係學術論文。

第三組包括魯迅先生以下三篇，係藝術批評，

第四組包括近世學術觀以下四篇 係學術的說明文；

第五組包括文學觀念的變遷以下七篇係文藝的說明文；

第六組包括龍潭之役以下三篇，係敘事的文章；

第七組包括長江印象記以下三篇，係記行的文章；

第八組包括山陰五日記游以下二篇，係狀物的文章；

第九組包括小泉八雲以下四篇，係叙人的文章；

第十組包括散文雜論中那四篇文字，指示現代散文的傾向及其特性。

四 本編供高級中學國語文教學之用，選材以現代青年爲對象。全書分量，約敷一學年教材。

五 本編每版增刪一次，新增作品，按次補入；陳舊作品，按次刪除。

六 編者學識淺陋，聞見不周，還請當代，明達賜予指教。

目次

例言

散文雜論

曹聚仁輯

一、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二、凌霄漢閣：談文

三、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

四、唐鉞：現代人的現代文

論議文

生命與時代

老調子已經唱完

陳登元

魯迅

三四

主義與他的制限·····	陶孟和·····	四三
教育精神的獨立自由化·····	張表方·····	四九
過去了的五四·····	周予同·····	五五
勤工儉學傳書後·····	吳稚暉·····	六九
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	七四
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	梁啟超·····	八二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	唐鉞·····	九六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一〇三
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	張煦·····	一一九
魯迅先生·····	張定璜·····	一二一
生活之藝術·····	失名·····	一四五
缺陷論·····	李石岑·····	一四九

散文雜論

曹聚仁輯

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

，稼軒之詞，施耐菴之小說，所以負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有唐宋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卽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菴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柳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爲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

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倣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倣唐宋，亦不必摹倣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云：『於鑠國會 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爲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爲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爲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爲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云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萬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倣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洒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

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爲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爲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爲之猶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爲，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爲賈

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爲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爲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更稱詩人。其所爲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鵲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纍纍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友胡先繡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么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卽是工夫。其用

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

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餽飮獮祭，古人早懸爲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卽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爲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并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滿紙『舊雨』『虛懷』『治頭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聾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詞壇』『退避三舍』『無病呻吟』『滔天』『利器』『鐵證』……皆典也。試盡挾而去之，代以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字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易他詞，雖加倍蕪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此論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爲廣狹二義，分論之如下：

(一) 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 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 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

不可謂爲用典也。上文所舉例中之『治頭治脚』『洪水猛獸』『發聾振聵』……皆此類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若能切當，固無古今之別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之類，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爲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語 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爲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爲用典也。如老杜詩云：『未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姒』，此非用典也。近人詩云：『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 此亦非用典也。吾嘗有句云：『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又云『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語未必是』，此乃引語，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爲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吾所謂『用典』者，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謂『用典』。上所述廣義之典，除戊條外，皆爲取譬比方之辭。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狹義之用典，則全爲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別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客中無書不能多舉其例，但雜舉一二以實吾言：

(1)東坡所藏『仇池石』，王晉卿以詩借觀，意在於奪。東坡不敢不借，先以詩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趙弱，甯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應速。』此用蘭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東坡又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先生』，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